

## 「南洋」郁達夫

都歸他編輯。在新加坡和檳城，郁達夫積極參與當地的文學、文化活動，扶持文學青年，架設中國和「南洋」的「文學橋樑」，並積極開展抗日文化活動，在當地造成了極大的影響——在中國文學史中「失蹤」的郁達夫，卻在「南洋」開始了新的文學篇章。

郁達夫「在南洋」的文學活動，除了他介入當地的「文學生產」之外，他還被一些華文作家寫進了作品，成了後來馬華文學中的人物形象。

在溫梓川的《郁達夫別傳》中，郁達夫是個「除戲劇之外，小說、散文、遊記、文藝批評、詩歌，甚至翻譯，樣樣都有一手，簡直可以說得上是個多才多藝的天才作家」；在黃錦樹的筆下，郁達夫的小說形象是神秘的不可捉摸也不可企及的；到了林幸謙的詩中，郁達夫則成了「一朵憂鬱的主題」，「成為中國文人流放海外的起殤夢語」，「成為傳奇」。

中國文學史中不大提到的郁達夫後半生，卻在「南洋」發出了文學異彩。「日本」郁達夫固然重要，「南洋」郁達夫也同樣重要。

「五四」時期著名作家郁達夫在日本留學十年，他以留學生活為題材創作的小說《沉淪》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，也由此確立了他在文壇上的重要地位。一般文學史上論及的郁達夫，主要是他一九三五年之前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，此後的郁達夫，似乎在文學史上「失蹤」了。

郁達夫在一九三五年發表了小說《出奔》之後，確實就再也沒有發表過小說，不過他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還在繼續：小說不寫了，散文（更多是政論、雜論）還在寫；白話文創作寫得少了，舊體詩卻成了主要創作形式；至於文學活動，郁達夫的活動場域則轉到了「南洋」。

「南洋」以馬來半島和馬來群島為大致範圍，主要包括了今天東南亞諸國中的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賓、文萊等國家。一九三八年，郁達夫應新加坡《星洲日報》之邀「下南洋」主持該報的副刊編務——《晨星》《繁星》《文藝》幾個副刊